

吴小杰不晓得自己为什么突然想起要去江边看翠鸟。他也不晓得自己不能看到翠鸟。这天早晨,他背着书包走到岔路口,就犹豫不前。他想起了书包里那张没有让家长签名的试卷,想起了班主任那张严厉得如同神像的脸,随后脑袋里蹦出了某个同学说过的一句话:在大桥附近看到过翠鸟。这时候,如果有同学经过面前,喊他一声,吴小杰也会跟着他去学校的。但没有谁跟他打招呼,许多学生都是驮着书包勾着头专心致志地往学校赶。吴小杰发了一会儿呆,就踏上了右边那条通往大桥的马路。

大约走了半里路,在电影院门前众多的零食小摊前,吴小杰徘徊了一会儿。口袋里只有两毛钱,到底买什么吃,他颇费了些脑筋。最后吴小杰买了一支绿豆冰棒和一竹筒素炒瓜子,便继续前行。刚踏上桥头,吴小杰就茫然起来。因为那个同学只说是在大桥附近看见过翠鸟,却没说是在桥头还是桥尾,桥左还是桥右。他靠在左边栏杆上,探头去察看江边的景象。那里临江迤逦着半里多长的平房,大都为木板屋,也夹杂着几栋被时光熏得老旧的青砖屋。这一长排老屋的瓦顶绵延在湛蓝的天空下,显得出奇的醒目,像是刚被雨水洗刷过,黑得纯净,黑得亮堂。望着那些瓦顶,吴小杰竟有些吃惊,仿佛是平生第一次看到,仿佛是从出生到现在,那些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瓦顶,都等于不存在。过了一会,他才醒过来,跑到桥头的右边。一片青油油的巨大泥滩跃进眼帘,令他陡然想起大人们说过,那里遍布泥潭。不知是去年还是前年,有个疯子跑到泥滩上玩水,陷了进去,再也没有爬出来。吴小杰连忙收回目光,似乎再多看一会儿,就会有双手从泥滩中伸出来,把自己拽下去。桥头的两边显然都不适合看翠鸟,吴小杰做出这个判断后,便向桥尾走去。

桥有200多米长,虽然桥上容易来风,但9月的太阳还是蒸人,又没有树木遮盖,走到桥尾,吴小杰的背心都湿了。但他毫不在意,只一心感受江风的吹拂。桥尾两边都是农田和菜地,黄绿相间,向远处蓝色的山峦伸展开去。两边田垄下都是草坪连着鹅卵石滩,都是看翠鸟的好地方。但吴小杰并没有耽于选择,就沿着桥尾右边的石阶走下去。前面几百米处,就是江的上游方向,有一片芦苇丛,在阳光下散发着纯净的光辉,就像许多白衣碧裙的少女在江边嬉戏。

江边的风比桥上的风更大,也更加清凉,再加上芦苇的遮挡,吴小杰已感觉不到丝毫的炎热。他几乎忘记自己是来看翠鸟的,放下书包,便对着一株芦苇细细地研究起来。9月的芦苇叶子尚翠,两头尖,中间宽,一左一右,一上一下地依次排列,如碧绿的绸带在风中飘拂,参差而富有韵律感。芦花正白,如同碎雪细细地缀在柔荑上,仿佛轻轻吹一口气,就会悠然四散。吴小杰想,老师要是带着大家到这里来上生物课,在大自然中讲解大自然,肯定每个同学都会听得津津有味的。不过连他自己都觉得这个设想是不可能实现的。想起玩得好的那几个同学,都坐在课堂上苦着脸挨时间,吴小杰就叹了口气。他想起了胖子,也就是告诉他在江边看到翠鸟的那个同学,曾经对他抱怨:哪怕是跟我爸爸天天拖板车,也比上课有些味些。问题是他爸爸打着赤膊卖苦力,就是为了他能在课堂上读书,以后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。吴小杰也有出息,但是他想不通为了要有出息,为什么非得做那么多作业,考那么多试。他记得上小学时还是很轻松、很有趣的,星期天休息时,还会想念学校和课堂。怎么一进初中,学校

——说说那一条项链、两枚戒指和三个银元吧,它们是我父亲当年留下的全部家产,你不能霸了我的家产,好歹也要吐一点出来呀。

陈广贤记不得是第几次来到陈广全家,对陈广全说这样的话的。

——你是第8次到我家里来了,我是第8次跟你说,我没拿你家的项链、戒指和银元,我一辈子都没看过项链、戒指和银元。

陈广全说完,抡起斧头,对着松了关节的犁铧敲了起来。

——你拿拿,它们自己会飞走呀,它们会变戏法变不见啦?

陈广贤走上前,去扶陈广全的犁铧。

——老天,我真个没拿你家的东西,一根毛都没拿,拿了天打雷劈。

陈广全把斧头一丢,说。

——你没拿还有谁拿?当时那么多“造反派”,都分到不同的地主家抄家,村里人都说就你一人到过我家。

——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到你家?村里哪个人看到我去过你家?

——你趁我们全家到街上游行示威时去的,你到我家去偷去抢不是?

——你说话要负责任,乱说话我告你去。

——你现现在什么都可以赖,我爸妈当年被你们整死了,死无对证,你现在什么都可以不承认,你也有一天会死,去了阎王爷那边,我爸妈会找你算账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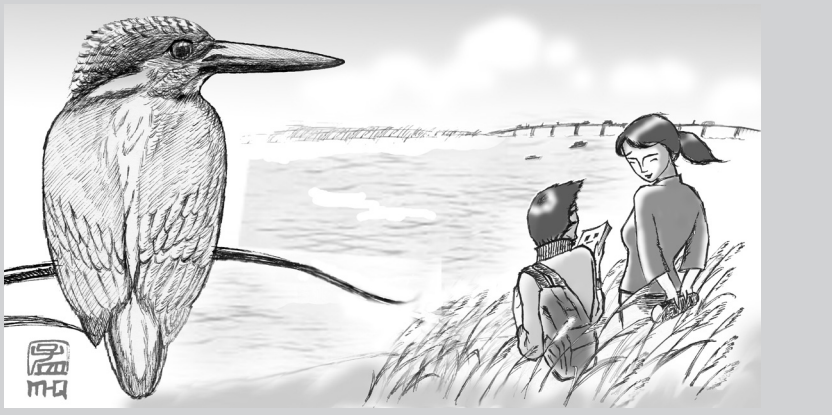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就是叫阎王爷来审我我都敢说没拿你家的东西!

——阎王爷不会瞎了眼睛的。他瞎了眼,天下就没有公理了。

——几十年的事了,你老是来缠,我嘴都说破了,我没拿你家的东西,一件东西都没拿。

等待翠鸟

□马笑泉



犹未尽。而胖子的这本武侠小说,才看到第3页,就让他目瞪口呆,面红心跳。这本书里的主人公几乎会跟他遇到的每个女人上床,而且每次上床的描写都在一页之上,多的竟达五六页。这半天的阅读,让吴小杰的脑袋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他有种越来越强烈的冲动。这个念头让他惊慌不安,神情紧张,像个初次作案的罪犯,隐藏在人群中,低头皱眉,生怕别人看出他的真相。这也让他越来越不愿意待在学校里。现在好了,一个人坐在江边,又有芦苇的掩护,爱怎么想就怎么想。他深吸一口气,努力压下小腹深处涌动的热流。

这时远处传来突突的声响,搅碎了满江江的寂静。两条挖沙船一前一后,从上游驶过来。船上堆满了湿河沙,几乎要把站着的挖沙工挤下船去。那几个挖沙工穿着背心,挽着裤脚,脸膛晒得黑红。有一个挖沙工掏出家伙来对着江中撒尿,有一瞬间那家伙正好对着吴小杰。尽管他几乎没有注意到岸上的这个少年,但吴小杰还是觉得受到了侮辱。他不敢骂出声,却在船开过去后,抓起一块鹅卵石抛了过去。石头在离船丈余远的地方落了下来,发出的声响很快便被挖沙船发动机的声音盖了下去。他盯着两条肆无忌惮的挖沙船,猛然得出一个结论:江水就是被你们搞混的。然后他就想象自己当了县长,命令公安把这些人人统统铸到岸上来,那些长相粗笨的挖沙船也拖到滩上,全部烧掉。这般想着时,吴小杰脑海中憋着的气才慢慢散掉。直到挖沙船穿过桥底,变成了两个小黑点,他才重新坐下。

翠鸟一直都没有出现,阳光却渐渐由斜照变为直射。虽然是躲在芦苇丛中,但吴小杰的头顶还是感受到了阳光的刺刺。嗓子有点干渴。他只有停止嗑瓜子,愣愣地盯着江中的一个旋涡,开始对那只素未谋面的翠鸟产生了怨恨。不知从什么地方抛出几声鸟叫,是乌鸦张着大嘴巴对着天空叫喊。吴小杰站了起来,四处张望,却找不到那只乌鸦的踪影。远处田垄上有一个绿色的小点,朝大桥方向慢慢地移动。吴小杰用手在额头上搭了个凉棚,渐渐地看清那是一个女孩。等到那女孩走近了,他才把手放下来,目光却始终粘着人家。那女孩穿着军绿色的衬衣,黑色的裤子。这两样都显得土气。惟独斜挎的那个红色塑料水壶,透出醒目的洋气,让吴小杰的眼睛一亮。他冲到垄上,挡在了女孩面前。那女孩后退了一步,目光中露出几分惊恐。她比吴小杰高,瓜子脸,皮肤黑黑的。发现她长得很秀气后,吴小杰脸上有些烧,目光移到了女孩脚下——她穿着双褐色凉鞋,上面粘着些泥土。凉鞋看起来很旧了,这让吴小杰产生了几分优越感。他抬起头来,说,我口好干,给我口水喝。

你是谁?
吴小杰不知道该怎么回答,愣愣地看着她。

你不是这里人。
我是城里的,到这里来玩。

看着他白净的脸,女孩的目光渐渐柔和起来。她取下水壶,递了过来。

吴小杰拧下壶盖,把水倒在盖子里,然后把盖子里的水往喉咙里一倒,吞下去后,忍不住发出一声叹息。当他把水壶还给女孩时,女孩却没有接,说,你再多喝两口。

我喝了你就没得喝了。
不要紧,我就要到镇上了。

吴小杰又愣了一下,旋即明白她说的镇上就是桥尾连着的紫渡镇。又喝了两壶盖后,他问,你就住在紫渡?

女孩一边接过水壶一边说,我是去那里走亲戚。我姑姑住在那里。

那你住在哪里?
我住在木溪,你听说过吗?

吴小杰摇摇头,见女孩似乎有点不高兴,便说,你这个水壶很丑态。

是,吃瓜子吗?

见女孩的眼睛重新明亮起来,吴小杰从裤袋里摸出仅存的一把瓜子,不敢立刻递过去,只是摊开手掌平端在胸前,说,吃瓜子吗?

你还这样讲客气。

见女孩嘴角漾着笑,吴小杰便放心来,把瓜子全倒在她手心。女孩的手指细长,只是皮肤有些粗糙。

你在这里玩什么?
看翠鸟。

你也喜欢翠鸟?

嗯。

翠鸟是鸟里面最乖态的,我最喜欢了。

见女孩欢喜自若的样子,吴小杰感到自己飘了起来。定了定神,他问,你叫什么名字?

陈翠。你呢?

吴小杰。

通了姓名之后,两人似乎就无话可说了,却都不走开。陈翠后面五六米处有条黄牛在吃草,不时抬头往这边望,发出哞哞的叫声,似乎在问,你们挡在路中间做什么?

吴小杰担心那条黄牛走过来,便说,这里晒得很,我们到那边芦苇丛里去,那里阴凉一些。

女孩撇了他一眼,声音低了下去,去那里做什么?

一边讲白话一边看翠鸟。

我还要赶到姑妈家吃午饭呢。

现在还早呢,离吃完饭起码还有一个小时。

那我只坐一会儿。
要得。

到了芦苇丛,吴小杰把自己坐过的地方让给陈翠,在隔她一尺远的地方坐下,把书包移到两人中间。看着他的书包,陈翠目光中立刻透出羡慕,说,你这个书包好高级。

吴小杰本来恨透了这个书包,但听陈翠这么一说,也觉得它顺眼不少,便笑了一下。

你怎么没去读书?
今天学校放假。

那你还背着书包出来?

吴小杰一时语塞,低头看着书包,

仿佛在问它,我怎么把你背出来了?
我晓得。
吴小杰耳朵烧得厉害,把目光转移到江面,假装搜寻翠鸟的踪影,却听到陈翠叹了口气说,你是有书不想读,我是想读读不成。

为什么?
家里太穷,读了小学就没读了。
那你做什么?
帮家里干活。我爸爸说,等我再长大点,就把我送到沿海那边去打工。

你有多大了?
14。
那跟我一样大。
你是几月份生的?
2月份。
那比你我还大两个月。
那你要喊我哥哥。
我才不喊呢,你还没我高。

见吴小杰不做声,她又说,你不高兴了?
没有。
你将来肯定比我高,你们男的长得晚一些。

见陈翠眉眼带笑的样子,吴小杰那点不高兴立刻就像草尖上的露珠蒸发得干干净净。因为是侧坐着,他无意中看到陈翠的衣襟间隙透出的白光,目光像是被烫了一下,立刻弹开了,脑袋里却接二连三地蹦出那本书中的种种描写。当陈翠提出看看他包里的书时,吴小杰机械地应了声好,连正眼看她的勇气都没有。

陈翠把吴小杰的深蓝色帆布书包移到自己的正面,打开后,抽出一本书,翻看一回,赞叹一回,再放回去;又抽出一本书,翻看一回,赞叹一回。有时还会提问,譬如物理是学什么的?代数是不是就是数学?上英语课老师和学生是不是全部用英语来对话?她还要求吴小杰讲两句英语来听。拗她不过,吴小杰勉强讲了两句,一句是“Good morning”,一句是“Thank you”。这两句最简单的英语会让,让陈翠的眼睛迸发出仰慕的光芒,吴小杰明知自己的英语蹩脚之极,却还是被她看得心头一热,虚荣心大大满足。陈翠继续翻看,这回她抽出的是一本《美术》。上面的每张图她都不放过,一边看一边不时地说,画得真好。吴小杰没有搭话,偷偷地注视着她。他的目光总是忍不住地往陈翠的胸脯和大腿那些地方扫,喉咙变得又紧又干。见他许久没有说话,陈翠侧头看了他一眼,问,你盯着我干什么?

没什么。吴小杰说着,脸上全烧开了。

陈翠意识到了什么,耳根也烧了起来,合上书,说,我要走了。

吴小杰以为她看到了自己的心思,羞愧和沮丧让他感到无力。直到陈翠站起来,吴小杰才软软地爬了起来。陈翠想先走,但看到他失魂落魄的样子,又不忍心,便站着不动,目光投向江上。吴小杰僵立一旁,想说点什么,却又找不到任何话来谈。空气中有嗡嗡的声音在振动,眼前的江水似乎凝固起来。陈翠冷淡的表情让吴小杰感到绝望。

他几乎喘不过气来。

这时,陈翠往江面一指,说,快看,翠鸟。

吴小杰绷紧的那根弦立刻松弛下来。顺着陈翠手指的方向,他看到斜前方的江面上,一只翠羽红身的小鸟正悬挂在半空中,赤色的长嘴斜斜地指着下方,像是在侦察着什么。过了一会儿,几乎没有任何预兆,它如一架闪闪发光的微型战斗机俯冲下去,敛翅钻入一孔水中。吴小杰还担心这么玲珑的小鸟,不会被江里的大鱼吃了,这担心片刻之后就如水雾消散在阳光下——翠鸟破水而出,数十颗小珍珠伴随着它从江中腾起,然后无声滑落。一条小鱼被它夹在嘴里,挣扎出颤颤的银光。叼着小鱼,翠鸟在半空中连做几个盘旋,仿佛是在向吴小杰和陈翠炫耀它的战利品。出足了风头后,它才飞向左侧岸边。因为芦苇丛的遮掩,看不到它最终投落何处。吴小杰叹道,要是看到它怎么吃鱼多好!

翠鸟吃鱼最有味了,总要把鱼摔晕,然后从鱼头吞起。

你是亲眼见过还是听别人讲的?

当然是亲眼见过。我们村边有条小溪,经常可以看到翠鸟捕鱼。

真的?要是到你那去看一下多好。你有空就来玩喽。

陈翠说完,突然觉得不好意思,低头往垄上走去。吴小杰收拾好书包,跟了上去。

我真的到你那去玩?
你不是又要逃课吧?
不是,我星期天来,要得吗?
你又认不得路。
你告诉我怎么走就要得了。
你真的来?
真的,我还帮你带美术课本来。真的?
真的,不过是初一的。
要得。干脆我到这里等你算了。你难得走,还是我到你那里去。

不要紧,我们村子离这里只有三四里路,还是有两条岔路,你第一次走,肯定会走错。

那我吃了早饭就到这里等你。

好嘛。不过你莫再逃课了。

保证不得。

吴小杰回答得干脆,响亮。陈翠侧头对他微微一笑,露出赞赏的神色。吴小杰又一次飘了起来,上大桥阶梯的时候,感觉那些青石板就像棉花做的,有些踩不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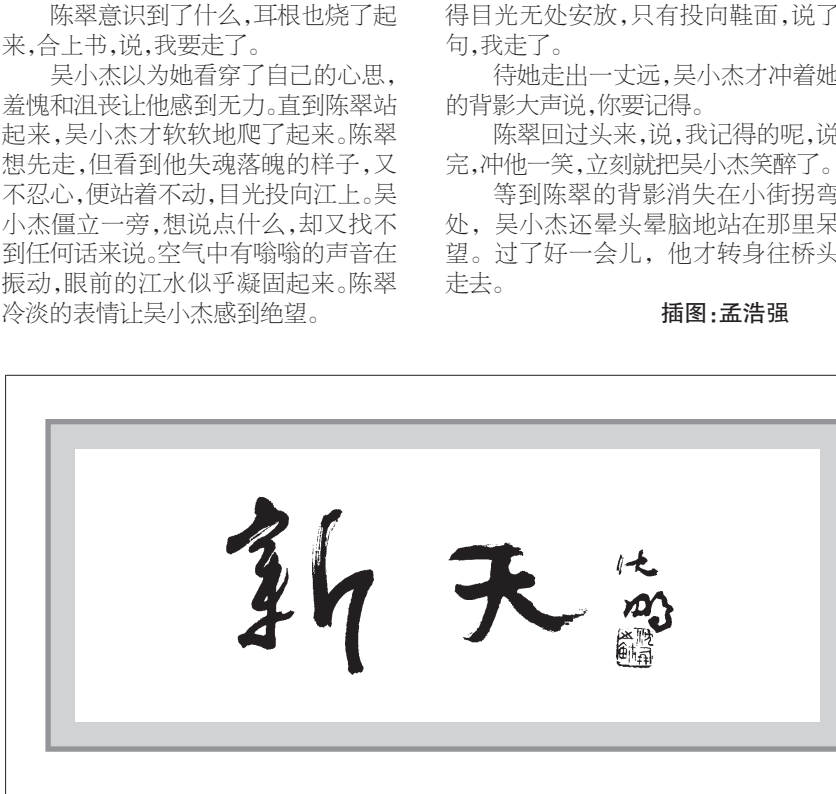
到了桥尾,吴小杰不知道说什么好,只是直直地看着陈翠。陈翠被他看得目光无处安放,只有投向鞋面,说了句,我走了。

待她走出一丈远,吴小杰才冲着她的背影大声说,你要记得。

陈翠回过头来,说,我记得的呢,说完,冲他一笑,立刻就吴小杰笑醉了。

等到陈翠的背影消失在小街拐弯处,吴小杰还晕头晕脑地站在那里呆望。过了好一会儿,他才转身往桥头走去。

插图:孟浩强



——说说那一条项链、两枚戒指和三个银元吧,它们是我父亲当年留下的全部家产,你不能霸了我的家产,好歹也要吐一点出来呀。

陈广贤记不得是第几次来到陈广全家,对陈广全说这样的话的。

——你是第8次到我家里来了,我是第8次跟你说,我没拿你家的项链、戒指和银元,我一辈子都没看过项链、戒指和银元。

陈广全说完,抡起斧头,对着松了关节的犁铧敲了起来。

——你拿拿,它们自己会飞走呀,它们会变戏法变不见啦?

陈广贤走上前,去扶陈广全的犁铧。

——老天,我真个没拿你家的东西,一根毛都没拿,拿了天打雷劈。

陈广全把斧头一丢,说。

——你没拿还有谁拿?当时那么多“造反派”,都分到不同的地主家抄家,村里人都说就你一人到过我家。

——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到你家?村里哪个人看到我去过你家?

——你趁我们全家到街上游行示威时去的,你到我家去偷去抢不是?

——你说话要负责任,乱说话我告你去。

——你现现在什么都可以赖,我爸妈当年被你们整死了,死无对证,你现在什么都可以不承认,你也有一天会死,去了阎王爷那边,我爸妈会找你算账!

——就是叫阎王爷来审我我都敢说没拿你家的东西!

——阎王爷不会瞎了眼睛的。他瞎了眼,天下就没有公理了。

——几十年的事了,你老是来缠,我嘴都说破了,我没拿你家的东西,一件东西都没拿。

家产

□陈 纸

——你以我为吃饱了没事干?我没事干宁肯去洗砖,都不会来找我陈广全!

陈广全的儿子陈志昆找到陈广贤的儿子陈志远时,陈广全已躺在棺材里。躺在棺材里的陈广全终于摆脱了陈广贤的第17次纠缠。陈广贤的头发也在一次次地找陈广全的过程中,渐渐变白了。陈广贤每去一次,岁月就是一只没有沾墨的雪白的羊毫,在陈广贤的头上抹上一缕。

但陈广贤还是说:只要有一口气,我就要来找你。而现在,陈广全先他而去了,陈广贤暂时失去了目标。不过,他很快找到了方向。陈志昆来找陈志远时,陈广贤知道他来是为什么。陈广贤坐在门槛上,眼睛半闭半开着,嘴角有一弯不易察觉的弧度。

陈广贤先是说,陈志远不在家,去上海做小工去了。他几乎想都没想,接着说,他一两个月回不来了。

陈志昆向陈广贤递去一根烟,陈广贤摇着拐杖不接。陈志昆蹲在墙角,自己点了一根烟,望着屋檐前塘里鱼拉着脑壳的莲蓬,说:我昨天还看到他在田里打农药呢。陈广贤把头斜向陈志昆:你哪只眼睛看到陈志远在田里打农药?陈志昆说:我不跟你争,我晓得你有气,但你的事是我我爸的事,都隔三四十年了,总不至于扯到我跟陈志远身上吧?

陈广贤说:父债子还,既然你把话挑明

了,我就干脆说到底。你爸有没有拿我们家的项链、戒指和银元。你可能也晓得。

陈志昆丢掉烟头,站起来,说:我怎么晓得?陈广贤说:你爸爸是个个人,你会不晓得?陈志昆说:他后生的时候做的事,我怎会晓得?陈广贤说:晓不晓得你心里头晓得。陈志昆说:他现在躺在棺材里,啥个事都不晓得,我只晓得晌午埋了他,明天要立碑。我问了,方圆七八里路,就是陈志远会这门手艺,我预约一下,叫他明天开始,抽空跟我做三四天工。

陈广贤说:他真的没在家。陈志昆拍了两下屁股,说:我晓得陈志远在哪里做事。说着,朝村外的田野上走去。

——我查了以前大队的事,把以前在大队做事的人都问遍了,他们记得,当时好像是收缴了项链、戒指和银元。我也不是说是你私下里得了,我只问你,拿后,交到了谁手上?

——几十年的事,我记不清楚,那时乱哄哄的,每天都要抄家,每天都要上交东西,我只记得拿了陈广福家的一面铜镜,后来不是还给他家了吗?

——你是不是不敢说?卢克义已经死了几年了,你说也没关系,我找我老婆去,拿了人家的东西总还藏在哪里吧?哪怕卖了,我也找得出一点线索的。你说吧,你说了,我不会说是你说的。卢克义当时是大队书记,又是“造反派”头子,东西都放在他那里。

——几十年的事,我真的不记得了,打死我也不记得了。我是交了东西到卢克义手上,但真的不记得有没有交你家的东西给他,其实,当时也不是我一个人到过你家……

——还有谁到过我家?我听说就你一个人,还有谁?

——人没死,我不敢乱说,都是同个村的。

——你现在才说不是你一个人,你说另外还有谁?你说出来了,我就相信东西不是你拿的。

——你不会说的……

——我不说,证明那东西就是你拿的,就是你偷的,就是你抢的,我爸妈妈临死时都说,是你拿的,是你偷的,是你抢的!

——随你怎么说。反正你也不是第一次这么说,你已经是第9次,第10次……我也不晓得是第几次对我这样说了。我听得耳朵都起茧了,你说得嘴唇子都磨破了,但有什么用呢,你有本事拿证据出来。

——你以我为我愿意找你说呀?你以我为吃饱了饭没事干呀?现在志远要读高中,志远他妈也住院了,两头都等着用钱,那条金项链,那两枚戒指和三块银元,是我爸妈留下的东西,也算是上辈人家的家产,三样东西,你吐出一两件来我也心甘呀,总能解决点困难……

——我没拿你家的东西,怎么交出来呀。如果你实在等钱用,我宁肯借几百块钱给你。

——那几件东西就值几百块钱?

——你这样说,我连借都不敢了。

陈志昆见到陈志远时,陈志远正在马路旁的沟里洗喷雾器,沟那边的辣椒地里青绿一片,一些叶子上,隐隐有白斑的水滴点点。

陈志昆立上去一根烟,塞到陈志远嘴上,陈志远起先有意无意歪了一下,然后转正了嘴,那根烟不知是咬还是粘在陈志远的嘴上,一副摇摇晃晃、似掉非掉的样子。陈志昆忙打亮打火机,把火苗凑上去。

陈志昆见陈志远把烟吸着了,便蹲下来,低头看着自己那双被灰尘蒙得灰白了的草鞋,说:中午我爸就要出葬了,明天得立碑,这门手艺饭只有你吃得……

陈志远还是不说话,他背起喷雾器,捡起一

只农药瓶,只顾往前走。陈志昆在后面追。陈志昆说:我也不晓得我爸究竟有没有拿你家的东西,如果真拿了,他临死的时候总会告诉我东西放在哪儿吧?这种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。他没告诉我,就表示真没有拿你们家的东西。

陈志远斜着嘴,把烟吐进旁边的水沟里,说:今天不是说这事的时候。陈志昆连忙点头说:是是是。

陈志远说:是他拿的,就是死不承认,也还是他拿的。现在问他是不是他拿的,他都进棺材材板了,问也白问,问也没意思。

陈志昆又点了两三下头,说:是是是。

陈志远说:你想立多高、多大的碑?陈志昆立即又递上去一根烟。陈志远摇了摇头。陈志昆把烟塞进口袋,挺了挺身,说:就立那种普通型的,别人家立多高,我也立多高;别人家立多大我也立多大。陈志远说:你另外还要安排五六个小工,拌浆、挑土、递砖,少不了。

陈志昆又连连点了三四下头,还说:主要是找到了你这个最重要的人。

四天之后,村子里立起了一块碑,碑后是一堆尖尖的泥土,泥土被青砖围着,整座坟墓便成就了一片高高的疆土。

陈志昆立在父亲墓碑前,点着三炷香,鞠了三个躬。鞠完躬,他抬起头,无意中,他看到,后面那座坟的墓碑,好像比他眼前的高了一些。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,他找了一根皮尺,量了一下两块墓碑,发现父亲的墓碑矮了两寸。

他觉得不对,又量了两块墓碑,父亲的碑的确是矮了两寸。

陈志昆扒开父亲墓碑的基座,有一段两寸长的位置,深深地吃进了泥土里,像一个不为人知的、永远的秘密……